

# 德川家康

第七部 南征北战





# 德川家康

〔日〕山冈庄八 著  
李超楠 译

第七部

南征北战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川家康 7 南征北战 / [日] 山冈庄八著 李超  
楠译 - 2 版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 10  
ISBN 978-7-5442-5093-1

I ①德 II ①山 ②李 III ①历史小说 - 日  
本 - 现代 IV ①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127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3-095

《Tokugawa Ieyasu》

© Yamaoka Wakako 1988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川家康·南征北战

[日] 山冈庄八 著

李超楠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余 晋 翟明明 张 锐

特邀编辑 赵玉皎

装帧设计 金 山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90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7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93-1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 复制 翻印 违者必究。

# 目 录

一	非妻非母 .....	1
二	宁宁巧谏 .....	12
三	重回大坂 .....	24
四	大茶会 .....	35
五	光悦进言 .....	48
六	怪僧识势 .....	56
七	吉继碰壁 .....	67
八	战外之战 .....	75
九	朝日身故 .....	88
一〇	进击小田原 .....	101
一一	淀夫人 .....	116
一二	茶道之道 .....	124
一三	苦肉计 .....	134
一四	北条覆亡 .....	141
一五	关白东巡 .....	152
一六	德川入江户 .....	160
一七	居士悟天命 .....	168

一八	三成进谗	175
一九	利休被逐	185
二〇	居士切腹	195
二一	阿吟遁世	203
二二	天海相人	211
二三	供奉山王	222
二四	鹤松夭折	232
二五	战意已决	242
二六	关白受欺	252
二七	堺港阻兵戈	260
二八	一试秀忠	273
二九	出兵朝鲜	284
三〇	凶兆频出	292
三一	乱点鸳鸯	299
三二	木实为质	312
三三	征朝溃败	324
三四	命运之子	332



## 一 非妻非母

天文十五年秋，为德川家康从滨松城搬到骏府的第一个秋天。

这日，朝日夫人带着三个侍女和四个下人出了城。德川家康进京去了，派松平家忠留守。信使经常往来于骏府与京城之间。家忠告知夫人：主公家康平安无事地和关白见了面，并如所料地被任命为大纳言，一切甚好。

对夫人而言，大纳言也好，关白也罢，都如天上云彩一般遥不可及。只是在听说养子长松丸在元服仪式后，从兄长丰臣秀吉处得赐秀忠之名，封为从五品侍从时，不知为何，她竟激动不已。长松丸并非朝日夫人亲生，只是为了兄长和丈夫的需要，成了她的养子。然而不知从何时始，他便成了夫人在这个城里最亲近的人。

秀忠乃是个严守礼法、行事一丝不苟的孩子。在骏府城时，他每日晨必去夫人处，伸出对男人来说显得过于白皙的双手，趋前道：“向母亲大人恭请早安，您可安好？”

是谁命令他这么做的？毫无疑问，是他死去的母亲西乡局。想到这里，夫人就有些不喜秀忠，或许这是出于对西乡局的嫉妒。然而，秀忠虽失去了生母，却没有废弃这个习惯。不知是否心理作怪，朝日夫人总觉得秀忠失去了生母后，似对她更为亲密。她常想，要是这个孩子是我亲生的，该多好！

“夫人可知是谁让您从滨松搬到骏府来的吗？”听到侍女这样问，夫人微微偏过头去，沉思片刻。侍女又道：“好像不是大人，是长松丸公子。”

“哦，是长松丸？”夫人只要一日不见秀忠，就心神不宁。今日已是第三日未见到秀忠了。秀忠去了滨松，和大久保彦左卫门及忠邻一起去狩猎了。

“夫人，那里便是安倍村的瑞龙寺。”一个侍女指向前面的树林。然而夫人没有回答，她一边在脑中描画秀忠所在的滨松城，一边神情恍惚地走着。

“夫人，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哦，没有，没什么。”

“小心！路上有树根。”侍女扶住了差点摔倒的夫人。夫人寂然笑道：

“长松丸何时能从滨松城回来？千万别受伤了。”

侍女笑了起来。

“有甚好笑的？我不能说长松丸的事情么？”夫人也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不知怎的，总有些放心不下。不会遇到野猪吧？”

“遇到的话，就是大收获了，公子轻易便能制服它。”

“是啊，应当如此……”夫人似在自言自语般，“且不说大人如何，长松实在让人心疼。”

侍女没有回话。她知道家康和朝日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夫人只能把全部感情转移到长松丸身上。“早知路这么难走，就不让轿子先去寺里了。”半晌，侍女方道。

“无妨，长松丸不也一样在这路上奔走吗？我也来走走看。”

“回来时就会有轿子坐了。请夫人暂时忍耐吧。”

“走吧。”夫人微微偏头，小声喃喃道，“说起来，北政所是怎么知道这个瑞龙寺的呢？”

瑞龙寺同德川氏以及朝日夫人均无太大关系。可是，身在大坂的北政所却写信告诉她，说这里有德高望重的高僧，要她来此参拜。其实，比起北政所，从大坂带来的侍女小萩更是努力地劝说她来寺里：“天气好的时候，夫人一定要去参拜。北政所夫人皈依的高僧，听说是从京都来的。”

但此时，她们才发现这条路走起来比想象的要远。小萩道：“来，让奴婢扶着您。这段石阶破旧。”

从杉树的浓密树梢上传来鸽子的啼叫，夫人听这叫声入了神，又差点摔倒。小萩和另一个年轻侍女赶忙从旁扶住她。

“鸟在叫……听来甚为寂寞。”夫人道。

“是啊，到了晚上，猫头鹰也会叫。”

“听说猫头鹰白天看不到东西。夜晚的鸟……真可怜。”

“看哪，寺里的人已经到山门来迎接了。”

“这么麻烦他们，真过意不去。”

“夫人这是什么话。大纳言大人的夫人前来，可是他们无上的荣耀啊。”

“唉！不过徒有虚名罢了。”夫人叹了一口气。

“再怎么，夫人也是长松丸公子的母亲啊。”小萩道。

“是呀，公子回来以后，奴婢要告诉他今日来瑞龙寺参拜之事。”另一个

侍女道。

古老的山门下，三个僧人和先行到达的轿夫，早已恭候在那里。夫人小心翼翼，移步到八间大的正殿旁较低矮的客殿。

一切都那么无味。虽说从未谋面，寺里的人却十分客气。先是小和尚来奉茶，小和尚出去后，进来一位白髯老僧。他大概就是这个寺庙的住持吧，夫人正如此猜测，那老僧毕恭毕敬捧着糕点，口中客气着，神色紧张，额头都快碰到榻榻米了。不知是谁的命令，连侍女们也被支走了，客殿里只剩下朝日夫人和这位老僧。

德川大纳言的妻子……夫人口中喃喃念着，心中茫然一片。她仍是自杀身亡的佐治日向守之妻。她梦中从未出现过家康。或许人生终究不过是一场梦，人们哭泣、恐惧、愤怒，却不知这本是梦。夫人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手和膝盖，身体也是梦中的错觉？或许人死之日，方是梦醒之时？

夫人正在沉思，一位年约二十七八、身着缁衣的年轻僧人走了进来。老仆人和小萩则跟在他身后。这名年轻僧人不像刚才的老僧那样恭敬。“这位是从京城来的藤荫上人。”小萩道。那人只是微微以眼神致意，夫人也简单地点头回礼。二人一时无语。

半晌，年轻僧人方道：“夫人，您一向可康健？”

“还好。”

“有人很是关心夫人。”

“哦。谁？”

“北政所夫人和大政所夫人。”

“哦，我最近甚好。”

“夫人在骏府的生活怎样？”

“很好。”

“有何不适么？”

“很好。”

“夫人和德川大人可好？”

“很好。”

“夫人经常怀念京都或大坂吗？”

“不，在哪里都一样。”

年轻僧人瞥了小萩一眼，向前膝行一步，“夫人，贫僧带来了关白大人



的密函。”

“哦，关白大人的密函？”

“是，京都的聚乐第终于落成，下月上旬，大政所、北政所以及三好大人和夫人都要迁去那里。大人让小人来问夫人的意思。”年轻僧人目光锐利，望着朝日夫人。

朝日夫人低着头，神情恍惚。僧人乃兄长的密使，要是兄长希望她回大坂，就会直接要她搬往聚乐第，这样说实让人不明就里。夫人实在没有力气去考虑这些了。

“夫人意下如何？夫人在骏府不是生活得很无趣？”

夫人没有回答，低头沉思。

“夫人若想住在京城，贫僧认为正是一齐迁去聚乐第的良机。”

“哦。”

“等大政所和北政所等人全部迁过去后，就在北野举行空前的大茶会。现在此事已传遍了京城。”

夫人依旧沉默，人人都觉得她有些可怜。夫人偷偷看一眼小萩，似在求助。但小萩非但不帮她解围，反倒站在僧人一边，“夫人，您怎么想就怎么说吧。大政所夫人和三好夫人都很想见您哪。”

“你好像知道此事？为何关白大人不让我住在骏府？”

“这……不让夫人住下来，乃是因为夫人是他的至亲。夫人在这里若不开心，就搬去聚乐第。这也是体贴夫人的意思啊。”小萩道。年轻僧人亦点点头。

“哦。”夫人点头道，“那么，请你转告关白大人，多谢他的关心。对我来说，这个世上哪里都一样。”

“夫人无意回京了？”

“回去也一样，请他以后不必牵挂。”

僧人锐利地扫了小萩一眼。小萩朝他微微点点头，对朝日笑道：“夫人您又说气话了。这肯定不是您的真心话，您还是想去京都和大政所夫人一起生活。是不是？”

“不！”夫人坚定地摇了摇头，“我已经渐渐习惯骏府的生活了。再说这里还有长松丸，我心里也有所依托。人生如梦，而女人，不就是作为母亲而活吗？”

小萩一脸困惑地膝行上前，“夫人，这里没有外人，我不妨直说，请您搬去京都吧！”

“为何？我说过了，我是一个母亲，你难道没听清？”朝日夫人并不是在反抗，她只是把心里话说出来而已。她其实对小萩起了疑心。

小萩额上渗出汗水，换了口气，道：“夫人，奴婢理解您的心情，正因如此，才不得不说：长松丸公子绝不愿意您这样待他。”

“此话怎讲？”

“他不是夫人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却日日请安，问长问短，大家都对此都颇有看法。”

“看法？”这话伤害了朝日夫人，如风吹过这世上仅存的一盏微弱的心灯，“你倒说说看，大家对长松丸有何看法？”

“请夫人想想，大人膝下有四子，秀康公子为关白大人养子，除此以外还有三子，而嗣子之位迟迟未定。”

“你到底想说什么？”

“失去生母的长松丸公子，竭力讨好夫人，而夫人背后有关白大人撑腰。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

“闭嘴！”夫人突然激动地斥责小萩，“你的心地怎生如此龌龊！长松丸的性情，在他生母去世之前就已养成。他作为我的养子，从心底里仰慕我。”夫人也不知自己为何如此震怒，她甚是痛苦，感觉好像从云端重重地跌落下来。

“这……”小萩颇为惊愕，便不再言语。她从未见过夫人这般动怒。难道夫人是因为长时夫妻不和，把长松丸当成了唯一依傍？她遂道：“这么说来，夫人的意思，只要长松丸公子在，夫人就不去京城？”

夫人干脆地回答：“是！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回去。长松丸已失去了生母，我不能让他输给有母亲的孩子。没有我，他……总之，我是长松丸的母亲！”

无所爱之人便活不下去，人有着这样悲哀的宿命，女人尤其如此。朝日夫人被生生夺走了丈夫，不知何时起，便把失去生母的秀忠当成了爱护的对象。但小萩的误解愈发深了，因长松丸已经逐渐从少年长成一个壮实青年了。

小萩屏住呼吸道：“虽说夫人心地善良，但夫人的想法和我们相去太远了。”

“那有什么关系?”

“不，这不行。德川氏有谁能领会夫人的善意呢?他们都心怀恶意……”

“够了!”朝日夫人打断小萩，“我只是在尽母亲的心意。”

“不，夫人定会被他们残酷陷害的。”

“小萩，你敢欺骗我?”

“这种事，奴婢想都不敢想啊。”

“不!你说什么有高僧从京都来，叫我来此参拜，要我怎样想就怎样说。你从一开始就在为难我，想把我送回京都。”

“夫人误会了，大家都是为夫人着想。”

“够了，闭嘴!你们怎知道我需要什么?哼!”

刚才一直闭眼倾听的年轻僧人突然道：“不管怎样，贫僧不会允许夫人这样任性。”

“什么?你不允许——你是在对谁说话?”

“对您。”

“我乃大纳言夫人。你凭什么如此对我说话?”

“此乃关白大人的命令。”

“又是关白!”

“说明白些，大人认为您会有损他的威严。”

“什么?”

“下次东征时，为免您在骏府犯下什么无可挽回的过失，或是失态，为双方着想，便要把您接回京都。基于这种考虑，大人才给我们下达了密令，希望您不要违背。”

“哼!”朝日夫人叫了起来，“我不是关白的傀儡。我就是要让兄长丢脸。你回去告诉他，我要让关白成为天下的笑料!”

同胞兄妹之情，完全破裂。

年轻僧人惊讶地睁大眼睛，几乎喘不过气。小萩也有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他们未曾想到夫人竟是如此决绝。

夫人也面色苍白，浑身颤抖。虽说她情绪激动，但要让秀吉成为天下笑柄这样的话，亦令人惊心。夫人本性并非如此，故，她自己也吃了一惊，感觉已陷入令大家都难堪的僵局。

良久，年轻僧人瞅了小萩一眼，面带恐惧，似乎在问：“她不会是疯了吧？”

小萩微微摇了摇头。她心里升起了新的疑问，家康和夫人是否在她不知情时，有了夫妻之实。这绝不仅仅是出于对长松丸的爱。当年与亡夫就是如此，真正成了夫妻后，夫人就变成了一个惹人怜爱的温顺妻子。这是夫人的性情。

小萩正想着，年轻僧人撇撇嘴道：“贫僧明白，夫人是不打算回京了。贫僧会如实禀报。”

“我说得太过分了。”夫人低头看着膝盖，流露出令人怜悯的懊悔之色。僧人注意到这一点，却觉得她虽年长，却是依然幼稚。“贫僧的目的，并非不顾夫人意愿，把您绑回去，关白大人没有这么命令我。若夫人坚持不回，贫僧就这样回禀大人。贫僧只希望夫人记住，我们已在这个寺院见过面，并把大人的话转告给您了。”

“请等一下！”小萩慌忙阻止僧人道，“夫人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回。请师父回去后，说夫人还想在骏府再住些日子。”

“但现在可是个好机会。北野的大茶会说起来可是迎接太平的大典。正是如此，大人才让夫人回去。贫僧认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小萩可再劝劝夫人。”

“奴婢明白，不久就会说服夫人。”

“从此以后，和大坂的联络就通过这个寺院。另，夫人要时常来此烧香，平常有事也请多和小萩商量。”

朝日夫人在他们说话时，一直默默低头盯着膝盖。

朝日夫人一行离开瑞龙寺时，已经过了正午。来时一路心情轻松的夫人，回去时却静悄悄坐在轿里，一言不发。到瑞龙寺参拜，并不能消除她的苦恼，那只是一个与大坂联络的秘密地点。想到此，夫人更觉尘世污浊：黑暗的人生，只要活着，就无时无刻不被人操纵。只有我这样被人操纵吗，还是天下所有人都如此？人们为何不努力解脱？

就在夫人神情恍惚、陷入沉思时，轿子进了城门。

“夫人，到了，请下轿。”轿子在飘溢着木香的崭新大门前停住了，夫人掀开轿帘，眼前并排站了二十来个侍女。她心道：这些人是不是都像我一

样，战战兢兢地活着？

引夫人走过长廊，回到了专为她建的新居，小萩松了口气，忙道：“夫人，您有事千万不能瞒着奴婢啊。”

“我有什么事瞒着你？”

“大人在上京之前，到夫人这里来了吧？”

“哦，来了又如何？”

“恕奴婢多嘴，大人有没有和夫人行……夫妻之事？”

夫人莫名其妙地眨了眨眼，并未脸红，她并不明白小萩是何意，“夫妻之事？”

“这……恕奴婢直言，便是闺中之事。”

夫人听了这话，把脸转向一边，她不甚感伤，倒似在冷笑。或许是这话触到了她内心的伤痕，引起了她的不快。

“奴婢多嘴了。夫人这一路一定口渴了，我去给夫人倒水。”

正说着，新居门口传来了年轻侍女的声音：“长松丸公子回来了。”

“长松丸回来了？”夫人一时手忙脚乱，“小萩，去把那个坐垫拿过来；还有，赶快拿些长松丸喜欢的点心来。”

“是。”

“我得赶快出去迎接。或许长松丸是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和我有缘的人。可不能怠慢了……赶快把窗户打开，给房间里通通风。”夫人像变了个人似的，精神焕发地吩咐着。

“母亲大人，孩儿回来了。孩儿不在家时，您可安好？”秀忠进来，和往常一样，微微低着头，恭谨地问候。

“你不在时，我怎么会好？”朝日夫人微偏着头，很高兴地眯起眼睛。

“您不好？”

“是啊，连找个亲近的人说说话也不能，整天只是看看池子里的鲤鱼，听听风声。哦，此次你打到了什么猎物？”

“没有雁，也没见到鹤，尽情在田野上奔驰了一阵，便回了。”

“没遇到野猪？”

“听说有野猪出没，糟蹋庄稼，才想去打猎，却是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哦，野猪大概是怕了你，才不敢出来吧。点心来了，来，把你在滨松

的见闻细细讲给母亲听。”

茶和点心摆了上来。秀忠依旧规规矩矩地吃点心、喝茶。

“长松丸啊。”

“母亲，何事？”

“你不是小孩了，身为从五品的侍从，已是个出色的大人了。”

“孩儿只是徒有其名，实在惭愧。”

“不，你聪慧过人，因此，有件事母亲想问问你，可好？你觉得关白大人和小田原的北条氏，近期会发生战事吗？”

秀忠微微偏着头，慎重地思量了一会儿，“此事，孩儿还不甚清楚。”

“母亲问你，你也不肯明说？”

“这……”

“就算不知你父亲和那些重臣的想法，长松丸也该有自己的想法了，告诉母亲，你是怎么想的？”

“我自己的……想法？”

“是。只说你自己的想法即可。莫去管别人。”

“那么，孩儿认为，关白大人和小田原之间必有一战。但，这不是关白大人和北条氏之间的战事。”

“那是谁与谁之战？”

“关白大人和父亲之间。”

“为何会是那样？”

“父亲背后的北条氏让关白大人放心不下，他必会征伐小田原。但这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乃是要孤立父亲，削弱父亲的力量。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切。”言毕，秀忠移开视线，不敢直视朝日夫人。他在揣摩这番话带给夫人的感受。但朝日夫人却意想不到地泰然自若，并马上问道：“哦，我也这样想。那么，这场战争会是何方获胜？”

“北条氏之流根本不是关白大人的对手。因此，战后我们家的地位会更低。”

“这么说，你父亲有意和关白一战？”

秀忠摇摇头。只有这个时候，少年的认真才在他眉宇间清晰地流露出来，“为了天下，我们应和关白大人结为盟友。”

“为了天下？”

“是，百姓期望的是天下太平。”

“为了天下？母亲不明。那我当怎么办？一旦开战，母亲是不是就得离开你，搬到京城去？”

秀忠又吃一惊，闭口不语。他也就此事和侍从们谈过几次。关白到底会把夫人留在骏府，就直接开战，还是会先把夫人接回京城，再以更加强硬的态度面对德川氏？此事虽不会对大局有太大影响，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了解秀吉想法的关键。

“长松丸，你怎不回答？我是会和你分开，被带回京都，还是会留在骏府？”

秀忠不言。

“你想想看，告诉我你的想法。”

“母亲大人，此事孩儿再怎么想，也无济于事。”

“为何？”

“因为此事由关白决定。”

“哦。”

“如关白这么说了，孩儿觉得母亲也只能回京都，到大政所夫人身边尽孝……”

“长松丸，你的意思是，不光是母亲，连你也会服从关白的决定？”

“是。”

“母亲不明。关白与我乃一母所生。一个下命令，另一个不得不从，听来真是可笑！若母亲决意不回京呢？”

“这……”秀忠又慎重地考虑了一下，道，“如这么做能减少人间的纷争，就算无理，就算哀苦，也是天下之福。”他一边说，一边悄悄窥视夫人的脸色。

夫人似乎不满秀忠的回答，向前膝行一步，道：“你的意思是，为了避免纷争，便当服从关白？”

“是，为了避免纷争……”秀忠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他知道，随便说话，若被误解，定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

夫人垂下双肩，叹了一口气：“长松丸，你好像不喜欢母亲啊。”

“孩儿喜欢母亲。”

“那么我希望我留在骏府？”

“当然，但是，若关白大人有令……”

“唉，够了。这是你的意见……我自有算计。”夫人落寞地笑了笑，把视线转向院中。

好一会儿，秀忠仍是端正地坐着，望着夫人。他还不能明白夫人的不满和不安。但是他听人谈起过北条氏和秀吉的不和。有人断言此次战争有比小牧之战更重大的意义，将决定德川氏的命运。也有人说，若不趁机和秀吉彻底断绝关系，德川氏将永远成为丰臣家臣。还有人说，若与丰臣对抗，德川氏必沦为居无定所的浪人。

秀忠对于这些说法不置可否。可能是受到生母的影响，对于他来说，父亲有绝对的权威。凡是大事必让父亲决定，他认定自己生来就应服从父亲，并辅佐之。他对父亲的心思甚是明白。“父亲不欲违抗秀吉。”父亲坚定地认为：天下太平重于一家之利。秀忠也承继了父亲的志向，因此这时对养母有些冷淡。

“我的想法应该不会错。”在秀忠自言自语的当儿，朝日夫人突然弯腰哭了出来。并排坐在末席的侍女吃了一惊。渐渐地，尖声的哭泣变成了呜咽的抽泣。

“母亲大人，您怎么了？”

夫人低着头，道：“唉，你还年轻，不像我这样受尽摧残和打击……请原谅母亲无聊的抱怨。”

“不不，孩儿明白母亲的心意……”秀忠说不下去了。他本想说自己很理解夫人，但那是谎话。秀忠根本就不明夫人为何如此激动。

朝日夫人擦拭着眼睛，但又忍不住潸然泪下。这是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的女人，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孤独的呜咽。



## 二 宁宁巧谏

关白夫人宁宁一直在忙碌，她在亲自整理房间，匣子里有很多丰臣秀吉出征九州时寄回的信函，重读这些信函，宁宁心中生起哀愁，如同此时要离别大坂城一般。宁宁觉得，人生就像山峦，应有一个顶峰。那么她的顶峰便在这大坂城极尽奢华的府邸之中。京都内野的聚乐第，其奢华与大坂府邸相比毫不逊色。秀吉从五奉行那里屡屡听闻。可宁宁却觉得，自己已越过了顶峰，踏上了下坡路。

“罢了，花总无常开之理。”宁宁好像忘了隔壁还有正襟危坐的侍女，她打开了一卷信函。时入九月，残暑已消，庭院中的七草盛期已过。但南边的走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室内暖和得令人出汗。

宁宁读着，不禁笑了。这是秀吉的亲笔信，假名里混杂着错别字，但字迹却甚是舒展。从这封信里，似能嗅到年轻时藤吉郎的汗臭。这封信于五月二十八在肥后的佐敷开始写，二十九抵达八代时方写完。

函上说：“处分完毕岛津义久，义久交出他的独生女菊若为质。我欲把萨摩、大隅二地交与他，并打算在六月初五回到博多。若回那里，定会在前往大坂的途中就去……”

这篇文字笨拙的信函，后边还说，在博多命对马守宗义智交出人质，为了让高丽国臣服日本皇室而及早准备船只。如若不从，就在来年决一胜负。定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踏上大明国的土地，所以不辞劳苦……大言不惭之后，却有着怎么看都充满稚气的奉承话：“在此次战争中觉岁月流逝，白发渐长，却不会拔掉它们。让你看到我的白发，虽然稍有些难为情，但是你和别人不同，面对你，我才不会感到苦恼，还有，只有你会让我迷惑……”

读到这里，宁宁苦笑着把信函重新卷了起来。秀吉尽说些白发渐长之类的傻话，好让她疏忽，还不是悄悄对浅井的一个女儿出手！有关茶茶姬的传言现已为大坂城街传巷议。虽然宁宁一现身，议论马上就停止，但那些话，她已知道了个大概，男人还真是麻烦啊……正想及此，浅野长政来了。